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

第六集

夢狼

陳士和講述

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誌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羣衆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，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儘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儘量使其簡潔精鍊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會有不少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評書“聊齋誌異”選集

陳士和講述

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

第一集	王 者	定價 0.20元
第二集	勞山道士	定價 0.11元
第三集	畫 皮	定價 0.16元
第四集	向 杲	定價 0.25元
第五集	考 弊 司	定價 0.17元
第六集	夢 獮	定價 0.19元

夢 狼

今天預備的節目是「夢狼」。這個段子，這麼一聽呢，就彷彿像是瞎講的，可是這裏頭啊諷刺的很深刻。諷刺什麼人呢？諷刺那些欺壓老百姓的貪官污吏啊！我慢慢說，您慢慢聽。

說的是什麼地方的人呢？北京人。就把他攔到北京啦！不是城裏。不定是那一城的城外，可能是平則門，也可能是齊化門，反正是在農村裏面。

有這麼一個小村兒，這個村兒有一家農民，姓白，白老頭兒。家裏也就有個十三四畝地。農民們誰也沒租過房子住，白家也住的是自己的房子。白老頭兒有兩個兒，大兒子白甲，二兒子白乙。——這種名字似乎不像人名兒，說是乳名兒吧，也不能叫這種名字！學名兒？更不像，誰念書上學去，起名兒，也不能叫某甲某乙呀！要是再有哥兒幾個呢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……：天干全都佔齊了，笑話！不過就是有這種意思：以白甲來說，說他這人一生所作所爲實在太壞，他不配叫個人的名字，你用某幾個字給他起個名字，可能就把這幾個字給玷污啦！故此嘛用甲乙兩個字給這倆人作個符號兒，要不然沒法兒稱呼啊！

他們的母親早就去世了，老頭兒從自己的老婆一死了之後，也沒張羅着續娶，他們哥兒倆也都沒有訂婚，核着是老少三位光棍兒！

白甲的年歲呢，總在三十以外呀，背念的是相當好。自從進了考場以後，是連連得中啊。

嚇！由童生到秀才，由秀才到舉人，一直頂到兩榜進士。白甲心裏當然很高興啊，他高興的是什麼呢？「受盡十年寒窗苦，只爲金榜把名題」嘛！將來一作官，光於前，裕於後，從這兒起，揚名姓，顯父母……那份兒洋洋得意就甭提啦！

再說老二呢，壓根兒就沒打算作官，從小兒就在家務農，人很樸實，看他哥哥還沒作官呢就洋洋得意起來了，心裏很高興。有一天可就跟爹爹說啦：「爹爹，我哥哥連連得中，想必不久就要作官啊，您看，一百個作官的裏頭，也未必能挑出兩三個爲國爲民的好官來，完全都是爲的發家致富，爲了發財！爹爹，我看您可千萬囑咐囑咐我哥哥，叫他別作那種貪官污吏，能作個爲國爲民的清官才好呢！」

老頭子點點頭說：「好哇，你這個想法兒我很同意，好吧，得工夫兒我勸勸他！」

老二書念的很少，壓根就沒想過作官這件事，就願意老老實實在家種地，這麼一來白甲更高興啦！他想：「幸虧兄弟從小兒沒念什麼書，要念了書入了考場，再跟我一起得中，一起作官去，倘或他的官要在我以上呢，那不就顯不出我來了嗎？現在呢，我獨自一個人作官，可以說，光宗耀祖是我一個人掙的，顯達門庭也是我一個人掙的，今後爹爹也能，兄弟也能，誰都得高看我一眼！」

這就是他自己的思想！

沒有多少日子，「榜下即用」，把白甲放了個外任官。什麼地方呢？雲南。是個什麼官呢？雲南某縣的知縣。

說話白甲就忙着辦一切該辦的事——拜客呀，上墳哪等等。都辦完啦，定日子就要起程。

離着起程的日子還有個兩三天，這天晚飯後，老頭兒打發老二說：「把你哥哥叫來！」

老二到白甲那兒說：「爸爸叫你！」

白甲過來見着老頭兒：「您叫我有話嗎？」

「啊，有幾句話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談談，你在最近兩三天就要起程啦！」

「是，該辦的事都辦完啦，淨等着起身啦！」

「噢，我跟你談也不是別的，只不過我就問問你呀，這一次你到了任，這個官你打算怎麼個作法，怎麼才能作到好處？我怕你不懂啊，故此我問問你，今天你跟我說說，要說得對呢，你上任一走，我也就放了心啦！」

「喏！爹爹您問的這個話呀，可不是我說您，您太不通！」

「噢！怎麼我不通？」

「作官是怎麼個作法，這您還不明白嗎？我到了任上去，我在那兒好好搞個三年五年的，就可以能剩點兒嘛兒，頭一個，就不讓您住這種破房子啦，一定得給您蓋起高樓大廈來！再多置些個地畝；對於您哪，現在您年歲還不算十分老，我再張羅續娶一位繼母娘，給您來個後老伴兒，也省得您一個人寂寞！……」

老頭兒說：「得啦得啦，別說啦！」

「怎麼啦？這不是我應當辦的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！你這一說呀，完全錯啦！」

「噢！爹爹您說我應當怎麼作法？」

「怎麼作，無須乎多說，我就囑咐你三個字，你只要把牢牢記住，是忠也有啦，孝也有啦！你可以作到忠孝雙全啊！可有一節，孩子，自古以來作官的，很難忠孝雙全！我告訴你盡忠就是盡孝，你只要是一秉忠心，愛惜黎民百姓，百姓們一談論起來：你看這個官多麼好，給咱們老百姓作了多少好事，這都是他的父母栽培的！這是不是把孝也就盡到啦哪！假如你給我蓋起了大樓，又給我續了絃，地畝也多啦，咱們家好是好啦！可你這錢從哪兒來的？一定是從一般老百姓身上弄來的啊！完全是民脂民膏啊！你家裏闊到這個樣子，卸任之後，免不掉人家要罵你：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個人，你瞧他把咱們害的這種樣子，哼！他家裏倒發了大財啦！聽說他置了多少輛車多少抬轎，丫頭姨太太一大羣，你說這是他家帶來的錢嗎？不會吧！是不是我們老百姓的？喏！這樣人往後不定落個什麼樣結果哪，這一定是他家的父母哪，不懂得教養他，缺了德啦！孩子，要是落出這些個話來呀，你就是不忠不孝，明白嗎？你記住這三個字——民爲貴，知道愛民，你才能是個好官哪！」

「得啦，天不早啦，您也累啦，啊，這話我也記住啦，您——您休息吧，睡吧！」說到這兒，他沒容老頭兒再說別的，轉身兒就出去啦！老頭兒的話說完啦？沒有。他不容老頭子說呀！沒有兩三天，白甲就起身上任，直奔雲南去了！

由從白甲到雲南上任，走了之後，一晃就是十年哪！上任十年啦，也沒給家裏來封信！按說說什麼也得問候一下他的父親啊！「由起我上任走後，您是沒災沒病啊，飲食還好哇，身體健康啊？」這不是應該的嗎？兄弟談不到，給父親應該來封信吧，就會沒來過一封信！老頭子是成天價發愁啊！腦子裏成天價這麼轉悠着：「這可怪！這孩子就愣不來封信！」那麼不會往

他那兒給他去封信問問嗎？去啦，家裏給他去了多少封信，他也不來回信！這怎麼辦？只好成天價發愁，老頭兒出來進去老皺着個眉頭子！

有這麼一天，老頭子吃完早飯，又想起這檔子事來啦，心裏挺膩味，從屋裏出來，到了院裏，來到廂房，過去把床掃了掃，隨便在書格子上拿了本兒書，倒在床上看書解悶兒！「把我這想法暫時先打掉，不要想念他啦！」這是作老人家的對於兒子的關懷，打算不用想啦，在短短的時間還真辦不到！老頭兒看書也看不下去，左換一本兒，右換一本兒，瞧着瞧着，不是看錯了趟兒，就是上句不接下句！就覺着一陣暈的慌，把眼睛一閉，可就睡啦！閉上眼沒有多大工夫，就聽見門響，門這麼一開，老頭兒睜眼一看，進來一個人。老頭兒趕緊就站起來了。

「請坐，請坐！」

說話讓坐。

進來這個人是誰呢？老頭兒一看，並不認識。這個人說：

「大哥，您不是想兒子嘛，走，我領您瞧瞧他去。」

老頭兒說：

「那好極啦！」

說着，這白老頭兒高高興興的跟着這個人，從家裏就走出來啦！一路上影影綽綽，渺渺茫茫，也覺不出是白天黑夜，看不出東南西北來。

走、走、走，走了好半天，來到了一座衙門外邊兒，倆人站住腳兒，白老頭兒一瞧哇，吓一大跳！

「呦！呦！」

「大哥，您怕什麼？」

「你看，這衙門門口兒，怎麼……怎麼臥着一羣狼啊？」

「大哥，這您不要害怕，那羣狼都是您大兒子手下使喚的聽差！」

「哎呀，聽差，怎麼用狼呢！」

「這您……反正早晚能讓您明白了！」

「噢——噢噢！」

一邊說着，哥兒倆就奔這衙門的大門口兒來啦！到大門這兒，剛要往裏走，嚟呦！從旁邊就過來好幾隻狼，當中有這麼一個狼啊，前腿比較短，後腿骨寬一點兒，後腿可長，過來就坐在那兒啦！往那兒一坐，把兩條前腿兒一耷拉，這種東西在狼的隊伍裏頭名字叫「狼」。這狼沒有多大能耐，走起路來老拉隊，老走到人家的後頭。老拉隊，越拉越遠不就把牠丟了！不要緊，牠有法子，牠把前腿搭在走的快的狼的後膀上，借着勁兒，跟着就跑下去啦！要把牠拉下，可苦啦，一撇蹠一撇蹠的，撇蹠半天也走不了多遠。別看牠沒有能力呀，牠的主意可多，要是給牠同類——這些狼友們出個壞主意呀，能力可高着呢！

您說怪不怪，這羣狼把這二位一攔住，這個狼會說話：「嘿嘿！一聲不言語就往裏去呀！」

就聽見這個人過來說：「辛辛苦苦！諸位頭兒，跟您說，咱們可以說都是自己人，帶着的這位老頭兒哇，這是我的一個至親，諸位高高手兒吧，讓我們進去吧！」

「嚇！哎呀，你說的太豈有此理啦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你既說你跟我們是自己人，那麼，有這麼幾句話你懂不懂，是大堂上種着高粱呢，是二堂上給我們種着豆子呢！我們來回跑，跑壞了爪子，是不是還得慢慢長啊！哪怕水過地皮濕呢，是不是你得多少有點兒意思呀？」

「是是是！」

這個人一邊兒答應着，一邊兒點着頭，回手就由腰裏伸下一個小口袋兒來。白老頭兒在旁邊一聽這羣狼說這些話，心裏就很有氣，趕到這個人伸出口袋來，白老頭兒納悶兒，也不知道這口袋裏是什麼！只見這個人把口袋打開啦，右手提溜着底兒，拿左手接着，他把口袋裏的東西抖落出來，然後把空口袋掖起來。白老頭兒走過來用低低地聲音問：「兄弟，你這是什麼呀？」

「大哥，這是點兒肉乾兒！」

拿胳膊肘兒一拐白老頭兒，叫白老頭兒別說話，白老頭兒就躲開啦。這個人哪，用手捧着肉乾兒：「頭兒們，來吧，這也就是水過地皮濕吧，請原諒，諸位頭兒，您高高手兒吧！」

這隻狼一伸兩爪兒，把肉乾兒接過去之後，衝着肉乾兒咂了咂牙，撇了撇嘴，搖了搖頭。怎麼回事？狼多肉少啊！

「得啦，咱們下不爲例，進去吧！」

「是是，下不爲例，下不爲例！」

就看這羣狼往兩旁邊兒一閃，閃出趟道路來。這個人回身一點手：「大哥，走吧！」倆人

這才進來！

倆人往裏頭一走，白老頭兒隨走隨着往左右一瞧，左邊一溜廊簷，右邊一溜廊簷。東邊廊簷下，一個挨一個擺着有四五十把耙子，耙子齒兒都是甌光瓦亮的，也不過就剩下寸數來長。當初一打造的時候，決不能寸數來長，怎麼也得頂三四寸長，怎麼而今才剩下寸數來長呢？請各位聽衆您自己慢慢意會去吧！往西邊廊簷上一瞧哇，嚇！一溜鐵鍬，鎬頭，一把挨一把，也都是甌光瓦亮，足有四五十把。老頭兒納悶兒：「縣衙裏頭預備這個幹什麼呀？」

「兄弟！」

「大哥！」

「這耙子、鎬頭，跟鐵鍬是幹什麼用的？」

「大哥，別打聽，進衙門裏頭來呀，要慎重，多說一句話，您知道在什麼地方說出漏子來？說出麻煩來，那了不得啦！」

「噢，好好，別怪別怪！」

又往前走，就到大堂啦！到了大堂，白老頭兒叭、叭、叭，往後倒退了好幾步。

「大哥怎麼啦！」

「兄弟，你看見沒有？」

老頭兒心裏害怕！他一看在大堂的東邊，靠堂口，馬蘭垛兒。碼着人骨頭架子，一堆骷髏

● 馬蘭垛兒：橫着兩個，豎着兩個，往上碼起來，叫馬蘭垛兒。

骨哇！皮、肉、筋完全沒有啦，就剩下人架子啦！兩橫着，兩豎着，馬蘭燂碼起來足頂五六尺高！西邊呀，雪白雪白的一堆堆的碎骨頭，也有棒子骨，也有肋巴骨，長短粗細不一！

「我說兄弟，這……這……是……是什麼骨頭？這……人的骷髏架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大哥，別嚷啊！」

「不不，不嚷！」

「這都是您的這位大兒子啊，從到任以來，天天吃的人哪，吃完嘸，把人的骨頭架子碼在這兒，還要煮一次，爲什麼呢？煮出來很肥的湯呢，好分散給手下這片當差的，『肉肥湯也肥』嘛！赶到煮完湯啦，就倒到西邊啦！」

「哎呀！這可了不得啦！」

「大哥，有什麼了不得？」

「這十年的工夫，他吃這麼多？」

「哎哟哎哟，大哥！照您這麼說起來呀，您是少見多怪啊！這不是十來年吃的，告訴您，這種骨頭每十天往外搭一回！」

「哎呀，哎呀！十天就吃這麼多，可了不得啦！」

老頭兒打好了主意：「回頭要是讓我見着這東西，別的我都不問，我得問問你的耙子，鎬頭跟鐵鍬幹什麼用，我得問問爲什麼用狼當差，我得問問你爲什麼吃這麼些個人，我非問問他不可！」心裏打好了主意，這個人拿胳膊肘兒一拐他，白老頭兒這麼一抬頭：「噢！」瞅見他的兒子白甲，紗帽紅袍，粉底兒官靴，大搖大擺，邁着方步兒，往前這麼一走，走着走着——

頭：「哎喲，我當是誰，原來……呦，爹爹到啦！爹爹您好！」

白知縣跪倒行禮，老頭兒趕緊往旁邊一閃身：「哎呀，縣台，草民不敢承當您的大禮！」

「爹爹，十年沒見啦，一見面您就說這種話，這是爲什麼！來吧，都請到大堂上坐！」

「慢來慢來，這是縣大老爺您的大堂，我們一個小小的農民，怎麼敢到大堂上去坐！」

「別人哪，他天胆也不敢，您來啦，還敢不讓您坐嗎！」

「噢，我還可以坐坐？好好好！」

白甲把二位讓上來，到大堂上落了坐。

「來呀！」就喊了一聲來呀，白老頭兒往堂下這麼一瞧哇，有一個狼在嘴裏頭叨着一個長方的木盤——金漆漆的。在盤子裏頭有三個碗，是小湯碗兒，叨上來，慢慢地一揚脖兒，給放到桌子上。白甲趕緊端起一碗來，遞給那個人，第二碗遞給他爹爹，自己拿過一碗去。老頭兒這麼一瞧哇：「哎喲，這還算不錯，給我一碗山楂酪喝。」

老頭子端起來，趕緊又放下啦！爲什麼呢？就聞着這麼一股子腥血味兒。

「啊？你這……你這是什麼？」

「爹爹，喝點吧，喝了去去心火。」

「這，這是山楂酪嗎？」

「不，這是人血！」

「哎呀！拿開，拿……開！我沒有這種福氣！」

「爹爹，這是我們天天要喝的。」

「噢，你這個官是喝人血呀，快點！拿開，拿開！」

立時把碗撿到盤子裏頭，那隻狼過來又給叨走啦。叨走了之後，白甲又說了一聲：「來呀！」就看見堂下又來了一隻狼，嘴裏也叨着一個木頭盤子，盤子裏白乎乎的——遠遠的看不清，趕走近了一看哪，原來白乎乎的是一個蒸熟了的又白又胖的一個小男孩兒！這個狼一揚胖兒，也放在桌子上上了。

「爹爹，吃點兒吧，蒸得很爛。」

「拿開，拿……開！」

「這是我們天天都要吃的。」

「噢，你這個官吃人肉啊！拿開！」

那隻狼把蒸熟的孩子又給叨走了。

老頭兒心裏說：「我得問問你，為什麼預備那麼些耙子、鐵鍬、鐵鎬頭？為什麼放着人你不用，你用狼？為什麼你喝人血？為什麼吃人肉？」老頭兒剛要問，嚇！把白老頭兒吓一跳！就見有一羣狼從外頭往裏走，這是一通兒跑，也有往後跑的，也有鑽到公案桌兒底下的，也有藏到椅子底下的，也有轉到影壁後頭的，稀里呼嚕四散奔逃哇！

老頭兒想：「怎麼啦，來打獵的啦？不是來了打獵的，這些狼怎麼這麼害怕？」剛想到這兒，白老頭兒就聽見「嘩啦啦」甲葉子聲響，一抬頭就見在大堂口兒，晃晃盪盪走上來兩位金甲使者，穿的是金盔金甲。往臉上一瞧，長的別提多威武啦！頭裏這位腰間揸了口寶劍，後頭這位在手裏提溜這麼一把八楞錘，也不知道是金的，也不知道是銅的。這兩個金甲使者一上

堂口，直奔白知縣。掙劍的這位一伸他的左手，劈胸一把，抓住了白知縣，從凳子上往起一舉，邁過桌子，一抖手，就給扔在桌子頭裏啦！眼瞧着這白知縣在地上咕嚕打了個滾兒，白老頭兒這麼一瞧，奇怪啦！他的這個兒子不是知縣啦，就瞧見在地下臥着一隻白毛的老虎，低着頭呼呼地直喘，趴在那兒紋絲兒不敢動。縣官怎麼變成老虎了呢，這就應了那句話啦——苛政猛於虎啊！

就見這位金甲使者一伸手，嘎楞一聲，寶劍出匣，對着這白毛兒老虎，揚起劍來，往下就砍！這工夫兒拿錘的這位過來給攔住啦：「慢來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你把他殺了，咱們回去怎麼交代呀？」

「這吃人的東西，不把他殺了，還留着他得吃多少人？」

「我有辦法！」

「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打算不叫他吃人那也容易，你看這麼辦，他就沒有法子再吃人啦，躲開！」說話，拿劍的這位往後一撤，舉錘的這個人過來一伸手，左手抓住老虎的腦門兒，一翻腕子，右手舉起錘來對着老虎嘴上，「噹」就一錘！手起錘落，「噹」！就聽老虎大吼一聲，吓的老頭兒這麼一機伶，差點兒沒從床上掉下來！愣了一愣神兒，敢情是作了個夢！

老頭兒醒啦，揉了揉眼，到院子裏打了兩哈欠，看了看太陽，紅日當頭正在中午。老頭兒越琢磨越怪。

「你說拿這個夢當平平常常的夢吧……夢是心頭想，我心裏想我這兒子，怕他爲官不好，這才作這麼個夢，可是這個夢怎麼會這麼清清楚楚的呢？……」

從這天起老頭兒就更不放心了。這個夢壓在心裏一晃兒壓了半個多月，老頭兒對誰也沒說，心裏可越來越膩味。這天晚上，老二跟老頭兒閒聊天兒，說：

「您看，我哥哥一走這麼多年，連封信也沒有，我也怪不放心的！」

白老頭兒這才把他在夢裏見到的事，詳細細細地說了一遍。老二笑說：「爹爹，夢是心頭想，因爲您想念我哥哥，才有的這種夢。」

「不，本來我也是這種想法，不過這個夢太怪，父子一場，唉！我實在放不下心去呀！」

「那您說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有個主意，問問你肯去不肯去？」

「您說吧，什麼叫肯不肯呢？」

「我打算呀，趁着農閒，叫你去趟雲南某縣，找你哥哥去，等快到他所的時候，你留心聽聽，聽聽那一帶的百姓們背地裏對你哥哥有什麼談論，聽聽他的名譽怎麼樣，這是一；其次，你到了他那兒看看他的行爲怎麼樣，你可以在那兒多住幾天，多聽聽，多看看，假如你哥哥對於你有不相當的地方，也不要跟他生氣，趕緊回來，我自有的辦法。聽見沒有？因爲什麼不讓你跟他生氣呢，他是當地的縣官，大權在手，要一翻臉，一句話就許把你給押起來，到那個時候兒，咱們爺兒倆可就兩頭兒不見日頭啦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過了幾天，老二備好了一匹馬——下地做活兒的牲口，借了一份兒馬鞍子，預備了行囊褲套，帶好了盤費錢，辭別了爹爹，奔雲南去了。

走了好些日子，這一天，眼看就要到了他哥哥這一縣的縣界上啦！騎着馬在大道上慢慢走着，就看遠遠地從大道旁邊一南一北走出兩個人來。北邊來的這位四十多歲，胖胖的；南邊來的這位哪，精瘦精瘦的，看樣子也不過三十多歲，手裏還拄了根棍兒，可能是病剛好，出來遛達遛達。倆人走了個對頭兒。

「兄弟，哪兒去？」

「哎喲！大哥，您這麼一喊我呀，震得我腦子裏嗡嗡的，心裏頭蹦蹦的！」

「兄弟，怎麼軟弱到這個樣子呢？」

「剛好，大哥，撿了條命，幾幾乎就死掉啦！」

「什麼病啊，兄弟？」

「夾氣傷寒！」

「嚇！你也太愛生氣啦！」

「不，這個事攔到誰身上，誰也得生氣。都會說現成話：爲什麼你那麼好生氣呢？大夫也說：不要生氣，不要着急，好好兒靜養，你的病能好。你遇上這種事情，不生氣的也要生氣，不着急的也要着急！好話人人會說，這事攔到您身上，您也得生氣呀！」

「因爲什麼？」

「大哥，告訴您哪，咱們本縣的這縣官兒，好不是玩意兒啦！」